

# 首昂啊薇菁

## 葦凡

對一顆貝壳而言，海的定義也許只是一顆珍珠；  
對於一塊炭而言，時間的定義也許只是一顆鑽石，  
但對於一羣生活在地底世界一日日與死神掙扎謀生的人類而言，  
生命的定義又是什麼呢？

我很想讓自己表現得更冷靜、更勇敢些，可是我卻辦不到！

左膝傳來一陣陣劇痛，右手卻麻木毫無感覺，宛如死肉一團，冷汗很不爭氣的自額頂一滴滴綿延垂下，連手心都已滲得濕漉漉的，呼吸已因氧氣的迅速減少而劇烈的吞吐，即粗又短且重。

暗、陰森，黑漆漆！

唯一的燈光，來自我頭上安全帽的小燈，卻更襯托出週遭情景的悲涼，宛似一幅阿比羅地獄。這兒黑得非常詭秘，暗得令人發慌，直想作嘔。沈重得抬起僅存的左手，鼻尖被一股強烈的血腥異味侵襲得非常難受，一團血白的腦漿赫然沾附在掌心，我紙覺得一種前所未有的淒涼恐怖感一波一波的自心田升起，天！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不知道自己還能支持多久，空氣已污濁得令我幾欲暈倒，肺部已因缺氧而劇烈的引起咳嗽，而唯一的小燈泡卻奄奄一息，慘似鬼火，上面的人爲什麼還不設法來搭救呢？阿火、炳火、黑仔三人血肉模糊的屍體，好慘啊！黑仔黑窪的眼洞中還有血絲汨汨而出；而阿土似死得心有未甘，呲牙裂嘴的頭顱竟與身軀分了家；炳火呢？炳火的四肢殘缺不全，竟祇剩半邊頭殼，……我沒辦起不恐懼：死神正一步一步逼臨，啊！給我劍、給我盾、讓我戰鬥，……給我空氣！

六月九日。

半乾半離亦震亦坤的星期二。

這樣的日子，是由一個色盲了底太陽招募了兩朵羽翅未豐、乳臭未乾底雲兒，共同抽象了半齣表錯了情底陰悶，氣候竟深沉得不晴不陰不雨，無風無虹亦無陽光，一個沒有韻律感的日子。

民俗曆載：六九三日，天龍會白虎，入坑不利，煞！

\* \* \*

那個咬檳榔的漢子隨口「呸」了一聲，一朵暗紅的苦澀就憔悴在滿是煤渣的車道邊。

「喂，小伙子！別那麼急著苦幹，來，這邊抽根烟如何？」

「啊，謝謝你，我叫阿郎，請問你貴姓？」

「貴姓？別文縷縷的啦，我叫炳火，火燒山的火，甲丁丙的丙，再加上個火字旁，大家都叫我鬼仔火，你就這樣稱呼我哈！」

「哦，這……鬼仔……阿火兄，你負責那一部份的工作呢？」

「呸，來個檳榔怎麼樣？……沒這個嗜好？哈……，你祇能算是個男孩，……我的工作啊？沒一定，從直坑口到北坑口，南斜道到下支道，都幹過……苦不苦？當然苦啊！不過從十幾歲幹下來，嘿，這煤場裏還沒有人能比我更熟悉下面的狀況，鬼仔火就是鬼仔火，大隆煤場首屈一指的鬼仔火」。

「對了，我說阿……阿郎，你怎會到這兒來的呢？看你文質彬彬的，可真不像是幹我們這行的！」

「賺錢繳學費？……小伙子真不錯。……我那小弟如果也像你這樣肯努力就好了……幹伊××的，老子在這兒拼死賣命的賺個血汗錢送他去唸什麼大學的，竟然吃喝、嫖、賭什麼都來，好的沒學會，花錢的本事倒是學得一等一的，……沒出息的混東西，呸！」

「阿火兄你別生氣，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小伙……，哦，阿郎，我是個粗人，你別見怪，我從十六、七歲就死了父母，唯一的同胞兄弟當時十八歲。這些年來，祇因當年我老姆臨終的一句話：好好照顧你弟弟，別虧待他了，我就這樣進了大隆來，也就這樣賠進了一生。我的小弟由小學、中學、高中，哈，都是頂呱呱的，大隆煤場誰不知道我鬼仔火有一個最聰明、最用功的好兄弟呢？」

走到那裏，誰也沒有神氣。哈！老子這樣拼死拼命的流汗一點都沒有怨言。……幹！這個畜牲，自從上了什麼大學的，什麼都變了，什麼玩意都來，還把我這粗人騙得團團轉，老子拼死賣命的血汗錢，竟讓他拿去揮霍、充大頭，媽的，若不是他被學校開除了，我還不知道呢？……哇！

「……。」

「阿郎，不是我在說什麼，我雖然祇唸過小學，沒禮數，可是做個人最起碼應該踏實苦幹，我可是聽人說過的。可是就沒聽人說過：讀書人也跟粗人一樣吃、喝、嫖、賭的。幹，我死後如何去見我老姆？老子窮，可是窮得清白，大隆煤場提起我鬼仔火誰不翹起姆指叫聲好的？現在都被那畜牲給敗壞了……。」

「阿火兄，對不起，怪我多嘴引起你那麼大的脾氣！對不起……。」

「喂，阿郎，別這樣。我喜歡你，你也很對我的胃口，我鬼仔火沒有什麼好處，唯一的好處是爽快，別像坑場旁邊雜貨店的阿珠，扭扭捏捏的我找她看電影，一點也不爽快，還嫌我小氣！」

「阿珠？阿珠是誰啊？」

「她呀！她就是我們大隆煤場最漂亮的一朵花啊！上次唱一首『黯淡的月』風靡了整個大隆的青年。你不知道啊，那場面……哇！大隆煤場有史以來最壯觀的一次，光是那夜喝的紅標米酒，就有近千打！」

「阿火兄，你喜歡她嗎？」

「唉！沒希望了，人家已經快和黑仔訂婚了，我……還配不上她！」

「配不上？……。」

「是啊，像我這樣一個老粗，方塊字也識不了一斗筐，外貌又粗陋不堪，人家姑娘活鮮鮮的一朵花如何能夠插在牛糞上呢？」

「話可不能這樣說呀！女孩子挑丈夫應該是找

一個肯踏實苦幹的人才是，不能以貌取人啊！」

「唉！算了吧！這個年頭啊！變囉！姑娘家有誰願意嫁一個像我們這種日夜都得與死神掙扎的粗礦工呢？這個村子裡勢利得很，笑貧不笑娼，連在外頭賺皮肉錢的都比我們這群地底螞蟻神氣咧！吓！」

「賺皮肉錢？有這種事啊！」

「是啊！村裡有好幾個在賺這種錢，家裡的父母不但不生氣、不羞恥反而喜沾沾的，逢人就擺出一付神氣非凡的的架子，幹！這群不知廉恥的禽獸，真該千刀萬割碎分了餵狗去！」

「……怎會有這種事呢？人不會這樣狠心吧？他們難道不想想自己的骨肉被……」

「喂、阿郎，你說什麼……狠心？簡直是毒透了，媽的，虎毒不食子，他們却啃吃兒女的皮肉，吸吮兒女的骨髓，連肉帶皮的吞，我要是老天爺啊！就一個個用雷打死他們，一個個響打十九層地獄去！真是留在這世上活現世。」

「……也許他們是窮怕了？貧窮得太過份，有時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啊！」

「……我不知道，反正我也是窮老蛋一個，窮得習慣，窮得都麻木了，每天出門都不知道是否能活著回來，兩肩挑一張嘴；幹一天活算一天，小弟變壞了，我的一番苦心也都白費了！……唉！空！空！戲台上不是常有個花旦說：人生一場夢，到頭來一切皆空嗎？古人的話真是一點也沒談錯噢！」

「阿火兄，你的兄弟現在人呢？不能唸書了，難道……？」

「不知道，可能在外頭混太保去了，沒臉回來見我，幹，我這作大哥的又何嘗對不起過他？出了事遠不回來見我，讓我到處託人去找，我老姆夢裏都在責罵我了！媽的，祇要他肯改過自新，好好作人，我鬼仔火命都可以為他賣了！」

「……阿火兄，你……對你兄弟實在真好！」

「有什麼辦法呢？誰叫我們是兄弟，我可不知道什麼叫……什麼恭悌來著的，我祇知道：我是大哥，我笨，小弟聰明，他就該去唸書，老子作牛作馬都是應該的，誰知……真叫人失望得亂七八糟，孽啊！這個小畜牲還不知道回來，莫非真要我鬼仔火被落磬打死了才肯回來收屍嗎？……吓！」

如果人能一舉手便抓滿一串的星鑽，那麼攀附在北斗星座的那個男孩還在祈求些什麼呢？……。

\* \* \*

我從來就沒有喝過這麼烈的酒——紅標米酒，三杯下肚，火辣辣的，心肝發火，神昏智亂，宇宙似乎就已經旋轉動搖不定了。醉意朦朧中阿土和黑仔的臉龐似乎已經離我越來越遠了。帶點變形的，週遭的景物此刻看來竟出奇的協調，哈！原來有時候帶點醉意看世物竟是如此底美，不錯，確實不錯，如果賣酒的還未關門的話！

喂，阿郎，後天使是我黑仔訂婚的日子，你不能不來捧場啊！」

「……什麼？誰訂婚？，喔，喔，好，好，我一定來，可得先聲明？我是一窮二白，阮囊羞澀，祇能帶一張嘴巴來！」

「媽的，你這是什麼話？去他的什麼禮物，人來就好，把我黑仔看成什麼勢利眼人物！喂，阿土，你也一定要來，咱哥倆從穿開襠褲玩泥巴時就一起長大，比親手足還親密，這個時候，可別讓我臉上無光！」

「什麼話嘛真是！兄弟我阿土，可不是吹的，什麼時候拆了你黑仔的後腿？我要去，我當然要去啦，你還得想想如何好好謝謝我這軍師呢！」

「說真的，要不是你阿土的幫忙，我今天可能還是孤家寡人一個！羅漢脚仔！」

「得了！你心裡有數就行。來！阿郎，咱們一齊賀賀這準新郎官，乾一杯！」

我想我沒有醉，所以還能回答黑仔和阿土的話，老天！他們兩人已喝了近打的紅標米酒，竟然還像沒有任何事一樣，真是訓練有素，看著眼前這清澈似水的米酒，不知為何，我心裡竟有一股寒意升起？飲食人生，我們還想再祈求些什麼呢？對於一群整日在生死邊緣掙扎謀生的人們，除了酒之外，還有什麼東西能和他們結下不解之緣呢？對一顆貝殼而言，海的定義也許只是一顆珍珠；對一塊炭而言，時間的定義也許只是一顆鑽石，但對於一群生活在地底世界一日日與死神掙扎謀生的人類而言，生命的定義又是什麼呢？

「喂，黑仔，你知不知道，村頭的楊風騷又勾搭上一個新姘頭了！」

「算了，阿土，少沾這種事為妙，那種不三不四的女人，說了也不嫌嘴饞！」

「黑仔，話可不能這樣說，我只是為她丈夫抱不平，綠帽子一頂換一頂，實在叫人看不過去！他老兄怎會一點都沒察覺？」

「我想他不會不知道吧！祇是無能為力罷了！」

「黑仔，我就是不明白？他丈夫有那一點不好，又本是不能人道，怎會……？」

「阿土？別人的家務事少管些吧！這麼好管閒事，也不怕折了你的壽。該擔心的是我們每天入了坑以後，能不能活著出來喝杯紅標！反正幹那種胡七搞八的事也不是從她開始的，由她去吧！」

「黑仔；該擔心的是你，反正我光桿一個，要命一條，死了連個哭路頭的人都沒有，怎麼來，也怎麼去，無牽無掛的，沒什麼煩心的。」

「去你的，狗嘴裡長不出象牙來，盡說些不吉利的話，也不怕觸霉頭！廢話少說，喝酒！」

「哈……，黑仔，我可是一番好意，別讓你底阿珠妹和那騷女人鬼混，否則……。」

「嘿，你有完沒完！小心風大閃了舌頭，除非

落磬打死我，否則……。」

神的第一個思想是天使，神的第一句話是凡人，可是在這種脫了弦的煤村，我竟然有一種非常難受的感觸？上帝創造的「凡人」未免太複雜了吧？難道僅在死亡的剎那，人類才真正「放開一切」嗎？黑魘魘的煤礦，使我聯想到邪惡以及一切一切關於它的傳說，很清楚，很清楚，在我腦中。

\* \* \*

空氣啊！空氣，多美妙的生存元素。

躺在床上，我貪婪地狂吸著田窗外傳來的陣陣微風。我不知道是如何被搭救的，醒來時，已是一位「標準」的病人，左右隱約傳來的刺痛和手肘上捆紮的石膏提醒：我經歷了一場災變，僥倖的還活著，祇是殘廢了一半。生存的確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啊！劫後餘生的心情是複雜而多變的，我無法忘記：自己竟是一個具有懦弱且惶恐潛性的動物，這樣的經歷令我悲哀地無以復加，我近乎頹喪。我曾對生命說：「我但願能聽到死亡說話。」而正當生命把它的聲調提高了些說：「你現在就聽到了。」我却緊掩雙耳懦縮於一旁顫抖。有人說：誕生和死亡為勇敢最高貴的表現；可是對於一個瀕臨死亡，面貼著死神的胸膛掙扎過的萎萎生命，它如何再去從靈魂裡挖掘出生活的自信和勇氣呢？……無能自拔，那也該算是一種無奈的悲哀吧？

不想來、不願來，却不能不來！

大隆村上一片喧嘩聲，令我的心情陷入空前的低潮，地底那付慘狀似乎又隱約浮現眼前，無論如何我還是無法把那幅情狀和記憶中的炳火、阿土以及黑仔的長相、言態聯想在一起！認清和接受事實，實在不是一件很容易便能下定決心的事！沈重的走入公祭場，我是如此迫切的想驅使自己溶入週遭的氣氛中，可是跪拜在靈堂前幾小時下來，我竟發覺自己越來越不能適應這兒的氣氛，我底情緒正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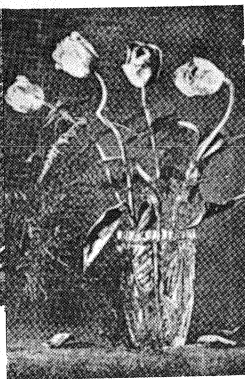
速的在麻痺凍結，理智清晰得幾乎不近情理，我竟成了局外人，至今我還不明白：我為何必須一跪數小時，而週遭投射過來的無數眼光中，似乎包含著某種意味，也許為了我未能一道赴死吧？一種毛骨悚然的直覺，不期然的自心田升起，我好似全身赤裸裸的被投置於層層的荊棘中，難受、不安、緊張！

一聲刺耳的「古吹」聲，夾雜隱隱含糊的「超渡」經聲，帶動了一聲不須預演便能搭配得完美無間的旋律，臨時搭建的篷布棚裏，適時的上演著一幕幕哭得死去活來的生離死別——就像我們在銀幕上常看到的那種國產片場場面。我無法理解？為什麼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能那麼自然的接受這韻律而起舞，駕輕就熟並且忠實的執行著各項角色，而都適時的表現了他們的台詞，使你無法剔除任何一個人，否則就好像缺少了什麼似的。我無法不以悲嘲參差的眼光去接受這一切，因為我很驚訝的發現：這場面的主角竟是招雇來的哭孝子。我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時代進步了，各種行業都有人可以代替你服務，即使孝子應盡的義務亦不例外，祇要你有錢。在這種情緒扭捏得太抽象的日子裡，我突然遍身冷汗。

所有的人都很快，人來人往，吱吱喳喳的，於是一種千年不變的儀式就如此的表演著直讀一包辦葬事的人很風光，招雇來的哭孝子說主人很守禮倫之道！原來禮倫的定義是這麼決定的，而風光和孝道竟是如此密切的成正比的。祇是我還是不明白！這裡究竟是在辦喪事或婚禮？哦，他們說是喪禮，啊！就算是喪禮吧！為什麼我卻看到黑仔的阿珠妹在呼天哭地的嚎聲之餘唇角流露著笑意呢？這樣一幅立體卻古典的太刺眼底野獸派風景，令我足心冰寒欲癱，竟使我聯想到一碗冰凍過久的酸梅湯，或是一盤中華商場出售的「真正」台中蜜豆冰。

有時候，人是不得不受人擺佈的，宛如一具傀

儡般，不管是活過或長眠了，如今，我正扮演著一個如此這般的角色：他們說你該哭、該跪、該上香磕頭、該讓表情拉長像風乾橘子皮般的哭喪，他們還說你該傷心得像雇來的那班哭孝子所表現的一樣，如果能夠哭暈於地，那是最好不過了……他們沒有失望，我都一一照作，我，受到讚揚。地位和名聲是屬於那些勇於表現的人。他們將這句話用在此處，我困惑著：到底誰才是真正死了？摸摸紫青的額角，我才相信：人，活著如果不是件易事，那麼，死后也是挺麻煩的。如果，如果死亡的定義對死者而言是意味著一場戰爭的結束，那麼對活著的人們是否亦意味著另一種性質的戰爭亦結束了？……對於某些「特殊」的人們，好似亦意味著一樁「交易」的達成？……「總有一天等到你」……在這樣脫了法並且降B大調的日子裡，我宛如死了好幾回，渾身的冷汗和不協調的景緻，竟使我聯想到一切代表著荒謬的形容詞和滑稽的人物，或者是馬戲班



小丑花臉上多彩的撩亂，也許是……戲劇性的紅鼻…頰邊的胭脂。

六月十五日。

和弦得不宮不商不角不徵不羽的星期一。  
民俗曆載：六之一五，青雲紫蓋，凡事皆宜，利婚。

那個咬檳榔的漢子隨口「呸」了一聲，一孕暗紅的苦澀就憔悴在……  
來吧！今夜只能買到一種廉價的悲哀—紅標米酒。